

諸神紀

嚴優
—
著



序言

大約兩三年前吧，一個春寒料峭的三月天，很久沒見的師妹嚴優突然出現在我的“神話學”課堂裡，帶給我莫大的驚喜。嚴優告訴我，她很早就萌生了對中國神話的興趣，最近正在寫相關的著述，知道我正在北師大講授這門課程，所以重歸母校聽課。我原以為已經頗有文名的她聽幾節相關的課就撤了，不想她居然沉下心來，聽完了整個學期的課程，每天早早就來到教室，不僅聽課、做筆記，而且積極回答問題，跟學生一起討論，還應我之邀給學生們做了一場講座，介紹了她進行神話再創作的經驗和體會……她對神話的探索熱情使我深受感動。課程結束以後不久，嚴優完成了她的新作《諸神紀》，帶著書稿再來師大，囑我寫序。我無法違拗她的盛意，況且讀完該書後的確受到諸多啟發，所以這裡就把自己閱讀時的一些感想寫在這裡，或許對讀者諸君理解本書的意義和特色有些助益。

神話是人類自古至今所創造的表達文化中的一種重要文體。它主要講述的是有關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誕生以及文化的最初發端的古老故事。它既是語言藝術，也多方面地表達著人類的思維、情感和心路歷程，是奠定群體宇宙觀、身份認同和宗教信仰的基礎，是想像力和藝術創造力的武庫和土壤，是規範日常生活秩序的宏大憲章。神話自人類的童年時期便開始產生，以後也不斷伴隨著人類成長。在當下的社會中，神話還是不同群體進行某些文化、政治和商業運作的資本。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擁有自己豐富多彩的神話。其中有的神話較早就經歷了系統化的過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神話體系。比如古希臘神話在發展過程中，承襲了印歐語系其他民族的文化遺產，又從愛琴海地區的前希臘文化、邁錫尼文化以及東方文化中汲取了養料，這些來源不同的形象和故事片段為希臘人徹底融合、同化，並且加以改述，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赫西俄德整理、創作了《神譜》，列述諸神的起源，並創建了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神譜既是民眾信仰的反映，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而

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對希臘神話的體系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兩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格雷戈里·納吉（Gregory Nagy）教授的研究，也經歷了漫長的形成過程，不過，至遲在公元前5世紀，這兩部史詩已經在希臘人的心目中確立了權威性的地位。因此，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希臘神話，是經過了編纂、整理和綴合過程而形成的一個體系，它只是希臘神話的一種形態而已。日本的神話也經歷了這樣的體系化過程。保存日本神話最多的《古事記》（712）和《日本書紀》（720）等文獻，都是在天皇的干預下編纂的，各地流傳的多種起源解說和神話故事被進行了統一和體系化，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天皇族創世神話系統。

可是有的民族的神話，一直沒有經歷這樣徹底的、比較穩定的系統化。中國神話即是其中之一。且不說中國有56個民族，這些民族往往有各自不同的神話，即便是在漢民族中，有機統一的、普遍公認的神話體系也從未存在過。以古代漢語形式記錄的古代神話，常常分散地出現在各類經、史、子、集中，甚至也出現在註疏、類書和古籍佚文裡。這些記述往往簡約、片段，甚至經常語焉不詳，即使在《山海經》和《楚辭》這類記述神話比較豐富的典籍中，對神話的記述也常常是零散、片段的，一鱗半爪，有時令人難明究竟。比如《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至於女媧之腸為何、如何化作了神人，他們為何在“栗廣之野”“橫道而處”，記錄中完全沒有解釋，憑讀者自己去思量。有時同一個神話敘事分散地出現在書中的不同地方，比如夸父追日的神話，在《海外北經》和《大荒北經》都有記述，而文字也有不小的差異。

面對中國神話存在的非體系化的困擾，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曾不斷想出各種辦法，力圖實現（或者部分地實現）體系化。比較典型的案例，比如漢代學者把來源不同的神靈拼合在一起，配合陰陽五行學說，確立了這樣的一套譜系：“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淮南子·天文訓》）南宋的時候，一個叫羅泌的文人曾寫作了一部《路史》，雜取旁收，將眾多文獻中駁雜、本來並無太多關聯的神話、傳說等搜集到一起，加以排列，力圖做成完整的上古史。20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神話的體系化發展尤為迅速，其間著名神話學家袁珂用力最多，他撰寫的《中國古代神話》《中國神話傳說》《中國神

話通論》等書，均致力於對散見於浩瀚的古文獻中的神話搜集歸類、考辨訂正、連綴解說，進而把古神話建構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整體。他的著述為中國神話的體系化以及神話知識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儘管如此，有機統一的中國神話體系迄今並沒有建立起來。

對於中國神話的零散、片段化，有的學者認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神話的豐富多樣性賴此而得到存留，也為後人的發明創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不過，不可否認，非體系化為一般讀者接觸並認識中國神話帶來了困難。我在二十多年的神話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經常會遇到別人的提問：“該去哪裡找中國神話？”“古希臘有《神譜》，日本有《古事記》，我們有甚麼？”“我們為甚麼不能有體系化的神話？”這些問題都直接道出了非體系化帶給我們的困擾。嚴優撰寫《諸神紀》，顯然力圖對這一困境有所回應和解答，是對中國神話的體系化做出的一個新探索。

嚴優在“寫在前面的話”中坦承，從前“進入有意識閱讀神話階段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一張清晰、完整、系統的中國古代神譜”，尋而不得也會自然產生疑問：“中國完整的神話世界在哪裡，咱們的神譜在哪裡，咱們的結構在哪裡？”儘管她隨後認為：“終極版神譜是一把雙刃劍，沒有它未嘗不是一件幸事”，而且認定“本書也不會致力於呈現或者拼合出一個完整的神祇譜系”，不過事實上，《諸神紀》還是明顯地反映了作者對體系化的努力，並且客觀上也描繪了一個更加系統性的神話世界。首先，作者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把雜亂的古代神話做了系統的歸類。《諸神紀》按照發展的邏輯，先從“混沌與創世”開始，接著按照地域脈絡，先後敘述了中原（女媧、三皇五帝等）、西（崑崙山）、東（東夷）、西南（古巴蜀）、南（南楚）以及更遙遠的“八方”（一些少數民族的神話在此得到呈現）等等形形色色的女神男神、祖先和神聖動物的故事。這一做法延續了袁珂先生以時間和帝系為線索來建構中國神話體系的特點，從總體框架上為讀者了解中國神話世界建構了一個清晰的、富有邏輯的順序，而且涵括的內容更加廣泛——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神話，比如壯族的布洛陀，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苗族的“蝴蝶媽媽”等等，也在這一框架中得到了一定的展現。此外，體系化的努力還表現在對每一類神話的具體闡釋上。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神話分散地、碎片化地出現在各類古籍當中，不同的記述之間往往並沒有必然的關聯，甚至彼此抵牾，因此，對這些神話記錄進行合理化的闡釋，便成為體系化建設的重要內容。《諸神紀》當中對大大小小的諸多神祇及其相關的神話故事進行了連綴、貫通和闡釋，

使原本分散的、彼此不相關的甚至矛盾的碎片鏈接成為一個合理性的整體。比如，《永生的秘密》一節講述了內涵豐富的西王母神話：西王母住在崑崙山上，掌管著不死藥和仙桃，對人世間的事情也時不時地管一管，比如，黃帝要結束長期的戰亂紛爭，西王母就派弟子九天玄女下凡，傳授給他靈寶之符；後來，她也賜給被貶凡間的射日英雄大羿不死藥；再後來，她在瑤池宴請了周穆王；再再……後來，她降臨漢武帝的皇宮並賜給他四顆仙桃……這樣一來，分別出現在《山海經》《穆天子傳》《墉城集仙錄》《漢武帝內傳》等文獻中的相對獨立的故事，便被連綴成為一個整體，而且合情合理，形成一個關於西王母的體系化的故事。

體系化顯然為一般讀者了解中國神話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冊《諸神紀》在手，便能知曉許多中國著名神話，省去了多少查找七零八碎的文獻的麻煩？！

除了體系化，本書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對古代神話進行了現代重述。用簡約、深奧的古漢語記錄下來的古代神話如何能被現代人更好地接受？這個問題很久以來也一直是很多現當代神話學者思索的問題，以往有不少探索的先例。嚴優也在這裡交出了一份用心的、打上她個人顯著特色的、充滿了當下流行語匯和當代人理解的答案。嚴優曾經告訴我：本書寫作的一個最初動機是為自己的女兒講神話，如何用母女倆都能心領神會的當代人的思想、情感和語匯進行講述，從此成為她孜孜以求的動力。於是便有了“當代神話講述人”嚴優的出現。在《諸神紀》中，隨處可見的，是作者靈動、俏皮和時尚的用語，用她自己的話說，是“掰”，或者更自謙的說法是“胡說八道”。比如，作者寫到“愛神”瑤姬的愛情悲劇，忍不住發問說：“至於說她為甚麼不去找個門當戶對的男神來一解情思，徹底了斷自己的痛苦……，這，……我能說這是本次元宇宙神話腳本的原初設定麼？”寫到“美神”宓妃時，她建議跟愛人河伯鬧掰了的阿宓“應該向瑤姬學習，自己尋開心”，“可是你看她的朋友圈，甚麼漢水女神，甚麼娥皇女英，全是心情不怎麼開朗的閨蜜。也許大羿死後，她再也找不到那樣登對的一個男神了，她的美麗於是空擲，她的哀愁於是倍增”……這樣的時尚表述和現代理解無疑為古老神話注入了新生氣，使高大上的神話變得“接地氣”，從而更易為現代讀者所接受。我想，很多年輕的讀者讀到這裡，定當會心一笑的吧。

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作者所謂的“輕學術”。以往不少將中國神話體系化的成果，或者只連綴、整合，並不解釋作者這樣做的理由；或者只見作者整體闡述的學術觀點，卻並不見完整的故事。嚴優的抱負顯然是“魚與熊掌，二者得兼”——

既將散見各處的記述連綴整合起來，娓娓動聽地講述一個個神話故事，又力圖說明自己如此理解和闡釋的理由。於是她在本書中獨創了一個多元的結構：每一段神話，都由“導言”“故事”“掰書君曰”“原文出處”等幾個部分組成，“導言”開宗明義，引導讀者在整體的框架中把握該神話的位置和意義；“故事”是作者體系化以後重述的神話故事；“原文出處”列述各類相關文獻，便於讀者按圖索驥查找出處，不過我最愛看的是“掰書君曰”，作者的慧心和專業功底（別忘了嚴優可是民間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呢，受過專業訓練的），她對神話中的人和事的理解，都在這一部分的“掰扯”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由於這樣的設置，整本書讀起來頗有“魚與熊掌，二者得兼”的雙重妙處：既有娓娓動人的故事可看，又有豐富風趣的學理闡發，二者相得益彰。作者的這份匠心，顯然已經得到了讀者的首肯：她一開始撰寫的部分樣稿，先是發在微信公眾號裡，因為受到歡迎，才激發了作者完成整部書的計劃。我相信這樣別具新意的設計，能使不同層面、不同需求的讀者從閱讀本書中獲益。

嚴優師妹本科階段就讀北大，是中文系的高才生，因為喜愛神話傳說和相關的研究，畢業後考入北師大民間文學專業繼續攻讀研究生。記得她的碩士學位論文寫的是楊家將的傳說。此後的若干年，雖然她也忙於各種其他事務，但始終不忘初心，執著地、津津有味地探索著神話的奧秘，用她充滿激情和詩意的話說，“與神話相遇，……以敬畏之心感受時間深淵的壯美，在對神話細節的無窮擁抱中獲得詩性的生存”，不僅結出了《諸神紀》這樣的碩果，而且日後還打算將更多“閱讀神話時發現的趣味”與讀者分享。作為她的學長和一名神話學者，我由衷地欽佩她的熱情、祝賀她的成就，也滿心期待看到她未來的更豐碩成果。

是為序。

楊利慧

2017年3月20日於北師大

寫在前面的話

關於神譜與流變

與許多人一樣，我進入有意識閱讀神話階段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一張清晰、完整、系統的中國古代神譜。神譜，即諸神的家譜、關係譜。

看看別國的情況：公元前 8—7 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在其著作《神譜》中系統地記敘了古希臘諸神的統緒，“把諸神的世家教給希臘人”（希羅多德）；《聖經·舊約》保留了古希伯來的神話，神與先知、聖人、聖王、天使等的關係清晰明了。至於其他大宗教的古代經典，更是藉助宗教力量的整合，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本教諸神的“全家福”。（當然其信仰者並不將那些傳說當神話看，就不多說了。）

中國古代留存至今的神話傳說十分蕪雜，那麼，咱們的神譜在哪裡，咱們的結構在哪裡？

因神話在產生時的多源性、在傳播中的流變性和混融性等特點，業內學人早就指出：並不存在一個元初的、有機統一的、均質的神話傳統（楊利慧）。於是，一切“神譜”、一切“結構”，都只能是後人的歸納和總結。

其實，歸納中國神祇譜系這件事，早就有人做過：《山海經》記錄了黃炎世系；戰國有了三皇五帝的框架；漢初，在五行五德五色學說指導下，完善了上古神祇體系，天下漸歸一統，神人始見有序；唐宋以後，道教勤奮補遺，遂吸納古今，逐漸形成三清神仙體系……這些疊床架屋的努力，實在可歌可泣。

可是，不管古今上下各界對於一張“終極中國神譜”的呼籲多麼強烈，時至今日，它仍然版本紛呈、莫衷一是，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潛入神話的深海之後，我認識到：古中國神話沒有一個終極版神譜，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終極神譜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可以保存與保護許多古老的神話，然而，它也必定是“選粹”、是篩篥。所有與編選者、與支持編選的統治者價值觀衝突、利益不符的片段，勢必會被大刀闊斧砍刪、荼毒。如果我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曾經長期強行推行某套大力篩編過的神譜，甚至舉“國教”之旗要求民眾厲行格遵，很可能數代之後，所有系統之外的神話不僅在書面上，而且在口承中

也不剩殘渣了。

沒有得到系統搜集與保護的古神話，流失散佚，讓人痛心，然而至少，我們今日尚能見到它的各種殘渣、各種彼此矛盾衝突的片斷。殘渣與片斷，提供了關於這些神祇故事的豐富的後續信息。

羅素說：“須知參差多態，方是幸福的本源。”我想，我們探索神話過程中所體會到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也來源於這種支離破碎背後的縱深感與參與感。無論經歷怎樣的拼合努力也熔鑄不成鐵板一塊的、龐大的中國神族，令我們得以從那些縫隙中窺見遠古神話原始面貌的涓滴光芒。

得見微光的人，有福了。

與上述非固化特點相關的，是中國神話巨大的流變性，這導致神祇形象或者說神格^[1]的不確定。女媧、黃帝，都是個中典型。本書所做的，是在這傳承與流變的洪流中截取一些“切片形象”呈現出來。比如女媧，她為世人所公認的切片形象很多，其神格中的神聖指數在“爆表”與零度之間上下滑動，本書就將這幾個切片以及相關的故事都講述出來供大家參考。又如顓頊，他的形象演化到一定程度就固定了，那麼本書中呈現的，就是他固定之後的這個切片，至於他之前是甚麼樣，資料並不充分，只能略過。

關於本書切入角度、邏輯順序與內容

本書不會致力於呈現或拼合出一個完整的神祇譜系。但是，為了讀者進入神話情境的方便，我會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為神祇分類，這種分類，接近“譜系化”的思想，但並不代表寫作目的，應該說，只是一種行文佈局的結構。

[1] 神格，比照“人格”的造詞，指神的性格、氣質等特徵。學界對神格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本書使用“神格”這個詞，其外延包括但不限於：神的性格氣質（類似於“大五人格理論”以神經質/外傾性/開放性/宜人性/盡責性五種因素來分析人格特徵）；神的性格色彩光譜（比如暴烈/熱情/溫暖/中調/淡漠/冷酷的分別）；神的來源類型（神/仙/靈/怪/鬼等）；神的等級（比如創世神/繼起神、總神/分神、概念神/專職神之類的分別）；神的神聖指數（類似於以五分制或百分制評估其神力）……

作為今人，如何來書寫與講述遠古和上古神話？要從哪裡開始講述以幫助讀者進入那個遙遠的神秘世界？

是按照神話產生的順序，還是服從哲學的認知規律？

在荒遠的蒙昧時代，當洞穴智人用染紅的鳥骨項鍊裝扮自己，當他們用簡單的語言切磋如何剪裁獸皮，當他們懂得在晚更新世末期的草肥水美中埋葬死去的同伴，他們顯然已經開始了圍繞人類自身的思考。

這一思考的過程，想必十分漫長。它的結果，導致了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與之相關的女神（尤其是始母神）神話、圖騰信仰等原始文化的誕生。

除了人類自身，宇宙也是深不見底的謎。

巨大的不可思議刺激著先民，好奇心像未知本身一樣廣大。他們渴望答案，他們用原始的大腦笨拙地給出解釋。相比“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這一系列問題，“宇宙是甚麼，宇宙從哪裡來，宇宙到哪裡去”顯然是後起的哲思。宇宙太遠，遠到不能以抽象去把握，而需要套用現成的認知框架，所以它不可能是元初的。

學界常認為，最早的祖先崇拜和圖騰神話產生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母系社會^[1]初期；而宇宙起源神話產生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即母系社會後期、父系社會到來的前夜。

宇宙之思一旦產生，又會與人類本體之思互相融合、互相影響。於是我們發現，世界各民族的創世大神，往往又同時直接或間接創造了人。自然與社會同時籠罩在神祇的統治下，“神話……使信仰成為（了）典章”（馬林諾夫斯基）。

然而，與神話的產生順序相反，當我們試圖為整個神話體系勾勒出一個概略樣貌時，我們更好的選擇是反過來，從宇宙本體論出發。我們要先聊宇宙的誕生，再聊萬物與人的誕生。正如雖然蛋生萬物、蛋生人的說法早於蛋生宇宙（宇宙卵），但在講述上我們仍然要說：首先，宇宙誕生了……

[1] 本書無意涉及學界對母系/父系、母權/父權的討論（母系社會是不是人類普遍的、必經的階段；母系是否等於母權等等）。本書提到母系社會，基於以下事實：母系社會的確（至少局部地或階段性地）存在過。本書假設某些神話故事產生和反映的背景是母系社會，假設（在相關部族中）可能存在過“大女神時代”，但並不排除父系社會也存在女神崇拜（比如紅山牛河梁有女神祭壇）。本書議論涉及女性的權力時，使用“女權”而非“母權”一詞，並不否認男權以及複雜的權力傳續局面。

這，是一個氣勢恢宏的“起霸”。

基於以上認識，本書的邏輯結構如下：分上下兩篇，上篇選說中原系上古諸神，下篇選說非中原系上古諸神。

上篇五個單元，先說創世（宇宙的誕生），然後說大女神（女媧），然後說產生時間比大女神晚的男神群體。男神群體又按時序先說“三皇”中的“兩皇”（另一“皇”是女媧，本章不重複），再說“五帝”，最後說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男神。

下篇六個單元。前四個單元按地域區分：先說西方（西王母、崑崙山），然後說東方（東夷諸神），然後說西南方（古巴蜀諸神），然後說南方（南楚諸神）。接下來專門為前文沒有提及或詳說的女神安排了一個單元（諸女神）。最後一個單元略說幾個非漢族的神，算是與前文所有章节有一個對照。本書並不想將視野完全局限在漢族／華夏族神話中，何況前面章節諸神也並不都是漢族／華夏族的神。

囿於篇幅，本書所涉神話故事的時間，基本限於上古。“上古”這個概念略有歧義^[1]，本書界定為創世（洪荒）至先秦。實際上，上篇故事的時間線遠沒有延伸到先秦，而是止於堯舜以前。但下篇某些篇目會涉及戰國，比如古蜀國的滅亡時間等。

也因此，本書所涉的神話故事內容很有限，一些很重要的神祇／文化英雄，比如氣象諸神、星神、海神、水神、土神、山神、冥神、花木神、巨神族、堯舜禹等等，還幾乎沒有談到，希望將來有機會繼續聊。

本書會用到一些神話學研究的概念。比如神話和仙話^[2]。本書中的某些故事來自帶有神話色彩的仙話，或者帶有仙話色彩的神話，比如嫦娥偷吃靈藥奔月

[1] 上古、中古、近古，在不同學科中分段略有不同。上古的起始點，廣義一般從洪荒（創世）開始；狹義一般從書契時代（始有文字的時期，在中國為殷商）開始，而在其前面加上一個“太古／遠古”時期。上古的下限常為先秦，也有到秦漢的。中古的下限常為唐宋。近古常指元明清。本書的“上古”是廣義的，含太古／遠古時期。但有時行文中也會使用“遠古”這個概念，專指書契時代以前的蠻荒歲月。

[2] 很難給“仙話”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大致可以認為是講述關於“仙”的故事的總和。潛明茲書中概括了鄭土有對神／仙、神話／仙話區別的看法，略為：第一，神是萬物有靈、靈魂不滅的，而仙是肉體和靈魂同時不滅的；第二，神是自然為神的，成仙則需要苦修；第三，神格突出集體性，仙格以自我為中心。

的故事，又如扶桑樹上的小飛仙等等。文獻記錄裡的上古神話中常常雜糅仙話因素，“仙話是對神話的繼承和轉換”（潛明茲）。

上古神話是一個多元的系統，本書行文中會提到其中一些子系統的概念^[1]，比如崑崙系（以崑崙山和西王母神話為主體）、中原系（主要產生和流傳在中原地區，包括盤古神話、女媧伏羲神話、炎黃神話等）、蓬萊系（與蓬萊仙話相關）、東夷系（以東夷族神話為主體）、南蠻系／苗瑤系（以苗族和瑤族等民族遺存的古老神話為主體，包括蚩尤神話、盤瓠神話）等。

關於神話的意義

如果說理性之美美在思辨，美在尖銳，那麼感性之美，在我的心目中，就美在以下這耳熟能詳的四個字：詩情畫意。

神話，正是詩情與畫意的完美結合，是共時與歷時的完美混融，是綿長無盡的時空隧道的驚豔起點。

神話的詩情，是心理衝擊力，是包納萬象的宇宙在遠古先民心中激發的無限感觸、無限記憶、無限衝動；神話的畫意，是視覺衝擊力，是包裹在他們身體髮膚之外的充滿質感的世界，是從他們的感官出發抵達想像力的深淵並流傳至今的形象與畫面。

我常想，一個人，應該在最美好、最富於想像力的年華與神話相遇。不必去熟記宇宙的半徑尺寸，不必去了解地球在銀河系懸臂上的位置，不必去探索喜馬拉雅山的隆起歷程……與神話相遇，把知識放空，把靈魂放空，以敬畏之心感受時間深淵的壯美，在對神話細節的無窮擁抱中獲得詩性的生存。與神話相遇，體悟神話與科學在深層血脈中的相通與互補，讓被現代科技的橫暴撕裂的心靈得到安撫，並保持深醉的寧靜。

[1] 最初是顧頡剛提出中國古代神話有兩大系統：崑崙神話系統和蓬萊神話系統。後來隨著學界研究的深入，又提出更多帶有族群和地域區分的神話子系統概念。關於這些概念的界定和爭論過程比較複雜，概念之間也可能有交叉、混同、互斥之處，就不詳敘了。本書在學界較具共識的層面上使用這些概念。

中國的遠古神話，有古中國獨特的風貌。我們身為這個古文化的後裔，身處這個古文化恆變而又不絕的傳續中，對這份獨特不可不察。

於一個民族而言，神話不是精神創可貼，不是文化燕窩湯，而是包含一切本原基因的骨髓幹細胞（楊利慧：“最初的文化因子”），是所有表達的元表達，是所有意義的元意義，是所有結構的元結構。身逢一個科技理性至上的時代，即便我們在與強弱四鄰、與科技暴力的撕咬中傷痕累累，四肢殘缺、五臟衰竭；即便我們迷失本心、找不到方向，神話始終“為人類提供（著）返歸自身的航向與能力”（葉舒憲）。只要回到神話那裡，我們終將獲得重塑與再造文化筋骨的力量；我們終將平心靜氣、修復瘡痕，放下包袱、滿血復活。

本書不敢稱為諸神立傳，不過是在“人生的邊上”記下自己閱讀神話的小心得與思考，與讀者分享而已。斟酌之下，用“紀”字而不用“記”，也有致敬司馬遷“紀傳體”的意思。

是為“諸神紀”。

太陽照在古中國的疆域上，風雷劈合，江海如怒，淚與血流了一地。然而月亮升起來，傷口風乾，萬物重生，碧落深處，依稀難見人煙。數千上萬年的心靈史，就這麼，三兩步走過來。

開燈，展卷，一杯茶，請君笑看“諸神紀”。

上篇
宛在中央：
中原系上古諸神

第一單元 混沌與創世 2

混沌：神還是獸？ 3

倏忽二神開了竅 10

盤古與雞蛋宇宙 14

陰陽二元神 21

天地的結構 24

第二單元 孤獨的大母神 30

合伙造人，諸神有份 31

大女神的手工 35

造人試驗的事故報告 41

咦，多出一條染色體？！ 44

天塌地陷，行星陷入深淵 47

唱歌，跳舞，處對象 53

女神男神“在一起” 57

沒有選擇，我們必須戀愛 61

第三單元 所謂三皇 69

從備胎中選“三皇” 70

雷神之子伏羲 78

龍馬與先天八卦	84
牛頭大王神農氏	89
左右寶囊與赤色神鞭	92

第四單元 五方上帝 99

五帝小辯證	100
東方青帝太皞	110
南方的紅色天帝	114
鳥國神王少昊	120
愛在星河之西	124
撲克臉的顓頊帝	127
黑帝顓頊二三事	134
西泰山的鬼神盟主	137
黃帝也有爹和媽	142
史上第一場哥兒倆之戰	145
四張臉大戰銅額頭	148

第五單元 中原神話最後的大天神 157

多才多藝的帝嚳	158
鄒屠氏夢中吞下八個太陽	164
姜嫄踏上巨人腳印	167
簡狄吞下玄鳥蛋	171
慶都與紅龍生了帝堯	176
帝嚳家有兩個熊孩子	184

第六單元 西王母與崑崙 190

- 兇巴巴的崑崙山主神 191
- 永生的秘密 196
- 西王母的“前夫”東王公 201
- 老天奶奶不好當 207
- 神秘崑崙山 210
- 太帝生涯 216
- 神樹界的三巨頭 221

第七單元 東方大神 228

- 鳥族的最高神帝俊 229
- 羲和生下十個太陽 233
- 常羲生下十二個月亮 239
- 神箭天神大羿的三角戀 242

第八單元 古巴蜀諸神 252

- 一見廩君誤終身 253
- 疑似外星客蠶叢大王 263
- 水鳥族取代了外星蜀黍 269
- 天上掉下個杜宇王 271
- 一個鰲神接管了古蜀國 277
- 五丁力士與美女間諜 280

第九單元 南楚諸神 286

- 東皇太一：崇高而神秘 287
- 日神東君與高深莫測的雲中君 294
- 戀愛中的湘水之神 301

生死之神大司命	309
子嗣之神少司命	314
四季之神亂了	321
楚人從肋骨中誕生	326

第十單元 諸女神 330

月神嫦娥：任性而孤獨	331
愛神瑤姬：等你愛我	341
美神宓妃：古典女性美的巔峰	348
女戰神九天玄女：兵機盡握	359
性愛兼音樂之神素女：做愛做的事	366

第十一單元 八方大神 372

世界從妙音開始	373
創世勞模密洛陀	375
後來，那隻狗成了盤王	378
布洛陀定規矩	383
遮帕麻和遮米麻造天地	386
為甚麼佯人比較窮	388
有個女神，騎著閃光的白色神馬	391
洪劫之後	394
蝴蝶媽媽	398
獼猴與岩魔女	403

主要參考文獻 407

後記 411

混沌與創世

中國古代關於宇宙的認識，目前主要有三個解釋體系留存：蓋天說、渾天說、宣夜說。

蓋天說很直觀，如果大地像個平底鍋，天空就像個鍋蓋，諸如“天圓地方”“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還有那些疊羅漢般的關於天地結構的傳說，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渾天說產生於更加認真仔細的天文觀測與思考，一般認為大大晚於蓋天說——也許要到戰國時期。能夠想像出“天球”這個形態，能夠將天空想像成蛋白，而將大地想像成蛋黃，需要很高的智慧。目前所知我國關於渾天說的最早文字記錄見於西漢。兩漢時期落下閎、張衡等天文學家製作的渾天儀，可視為渾天說在實物上的具現。

宣夜說也是產生在漢代之前的宇宙認識論。在它的體系裡，天空不再是蛋白，而是虛空（《晉書·天文志》：“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或是無邊無際的氣。日月星辰不再是蛋白上黏附的小渣滓，而是在氣中按照自己的規律運動。宣夜說是古人邁向科學的另一種努力，但如果我們用神話的眼光來看，似乎它與“陰陽二神創世”的思想也有絲絲縷縷的聯繫。

這三個學說，雖然解決的都是宇宙的常態問題，但與宇宙的創始也有一些聯繫，所以在創世神話中也能看到它們的蹤影。



說到宇宙起源，就不能不說到“混沌”。“混沌”是很多神話故事中對“元宇宙”或曰“前宇宙”狀態的認知；而且有趣得很，它居然是具體而有形的一個神，或者一頭獸。

故事

A·混沌作為一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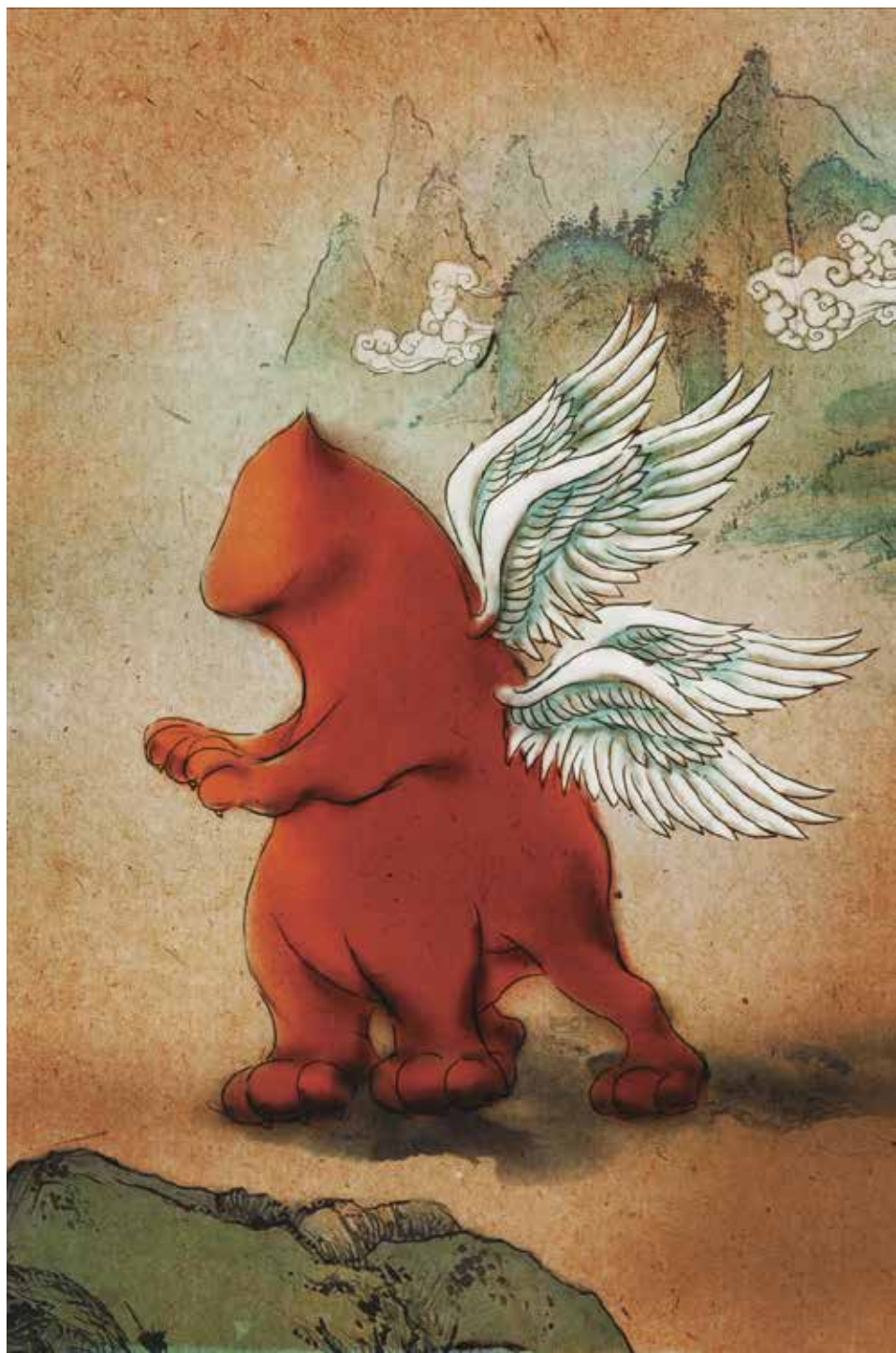
古早古早以前，在西方的天山上有一個混沌神，祂^[1]的模樣非常奇特：通體的顏色像火一樣紅；布口袋一樣的身子上，一共長了六隻腳、四個翅膀；祂沒有頭臉，一般長在臉上的那些東西——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祂都沒有。

可是，這樣一位甚麼交流器官都沒有的神，卻精通歌舞。

祂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真夠讓人想破頭的。

人們說，祂是中央的天帝，名字叫作“帝江”，又叫作“帝鴻”。

[1] “祂”是西方基督教傳入中國後，專門用來指代上帝、耶穌的第三人稱代詞。在後來的漢語實際運用中，也以之指代更普遍意義上的神明。本書的議論有一定的性別視點，所以並不籠統以“祂”指代所有神。本書的第三人稱使用方式是：以“祂”指代性別不明的神，以“他”指代男神（和男人），以“她”指代女神（和女人），以“它”指代動植物或無生命體；以“他們”指代男神（人）們、男加女神（人）們。



混沌神
七小繪

B. 混沌作為一頭獸

古早古早以前，在崑崙山西邊有一頭神獸，名叫混沌。

它看起來有點像狗，又有點像熊，身上披著長長的毛。

它長著眼睛，可是甚麼都看不見，所以走起路來非常不方便；它長著耳朵，可是甚麼都聽不到，但神奇的是，它對於周遭的動靜卻清清楚楚的；它長著腿腳，可是沒有爪子；它有肚子，可是裡面沒有心、肝、脾、胃、腎這樣的內臟；它有腸子，可是腸子不像一般動物那樣彎彎曲曲盤在肚子裡，而是一根直直的管子，吃下去的東西，一下子就穿過身體排出來了。

但是，混沌獸最怪異的不是長相，而是脾氣。因為，它是一頭不分善惡、顛倒是非的怪獸。

對於那些有德行的好人，它會過去頂他們、撞他們；對於那些兇惡的壞人，它卻過去跟隨他們、聽他們的話。後世管人類中的這種壞傢伙叫作“渾蛋”，大概是從它這裡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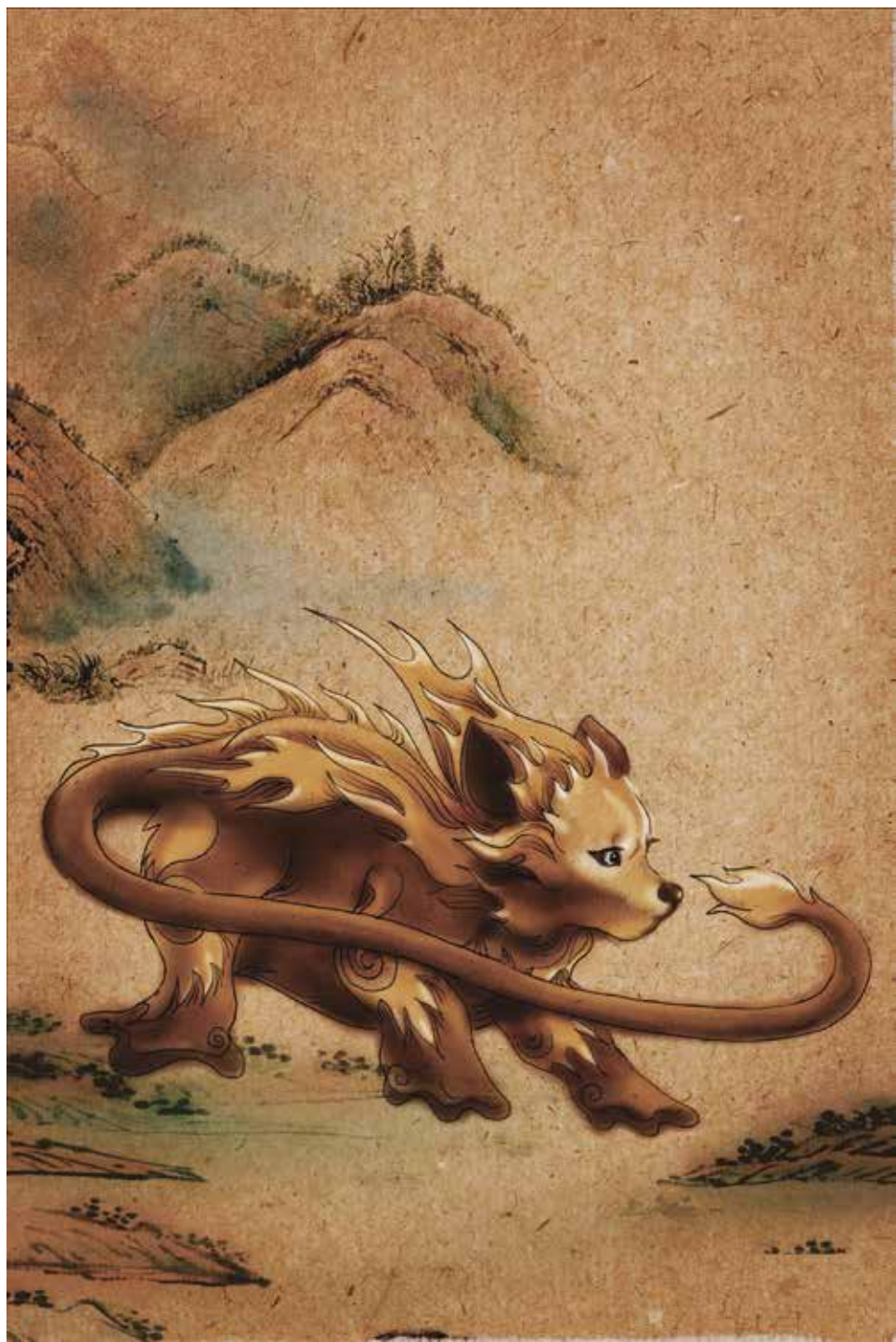
不過，混沌獸也有特別天真的地方。

當它一個人待著沒事幹的時候，它會追著自己的尾巴轉圈圈，玩著玩著，它就被這個遊戲逗得高興極了，仰天大笑起來。

這樣的一頭怪獸，一會兒善惡不分，一會兒天真爛漫，不是很奇特嗎？

這都是源於它的天性。它天生就是這樣，甚麼都分不清楚，所以大家管它叫混沌，就是糊裡糊塗、模糊不清的意思。有時候，人們也會根據它的外貌，叫它無耳，或者無心。

有人說，它是中央天帝帝鴻的兒子。



混沌獸
七小
繪

《山海經·西山經第二》：「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焉』一作『鳥』），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

《太平御覽》卷九一三《獸部》：「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人有兇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常，咋尾迴轉，向天而笑。」

辨書君曰

遠古先民的三觀非常具體，對於抽象概念，他們需要套用現成認知去理解。於是混沌不僅是一個概念，更可具象化為一個有形體的神。

混沌神的形象，可能凝縮了先民對於“我世界”自然神的早期認知。“我世界”也就是中央世界，是個體或部族作為物質肉身的存在之所。說混沌神是中央天帝，意味著創造這一神話的先民已經有了方位觀念，也意味著還有其他天帝。

這個黃口袋一樣的中央天帝，其形貌是“非人”的，但也不是任何一個我們所熟知的獸形，先民對它身體零件的拼插還比較簡單。

如果參看後文“倏忽為混沌開七竅”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對照：中央的“我世界”充滿了混沌的未知，非中央的“他世界”在想像中倒可能是清晰的。

有人因為混沌神是央帝，“其狀如黃囊”，便認為混沌神就是黃帝，我以為這是不妥的。首先，“黃囊”之“黃”是否指顏色，不好論定，因為這句話的主旨在說“其狀”，而且如果理解為“黃色”，就與下文“赤如丹火”相衝突了；其次，黃帝與混沌分屬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套裝組合”。

與混沌神構成套裝的是倏、忽這樣的大神，而與黃帝組團秀神力的是炎帝、太皞等神。在黃帝成為中央天帝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帝江（帝鴻）時代，還可能有更多其他名字的中央天帝存在過。雖然我們無法像古希臘神話那樣明確誰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神王，但毫無疑問，中國上古神話裡中央天帝這個職位，也呈現出了明顯的代際嬗替。

歌舞對於原始人的重要意義，可能遠遠超乎我們現代人的想像。人類學家對於當今仍然存在的原始部落的田野調查表明，對於他們而言，歌舞的神聖性遠遠凌駕於娛樂性之上。那麼歌舞的性質到底是甚麼呢？說白了，它其實起源於生殖衝動（參見後文“孤獨的大母神”章節）。

中央天帝混沌精通歌舞，似乎表明原始人對祂的崇拜與生殖崇拜有關。那麼進一步問，混沌神是有性別的嗎？祂是作為男神還是女神受到崇拜的？既然生殖崇拜的早期階段是女陰崇拜，後來才有男根崇拜，那麼，混沌神有沒有可能是早期的生殖女神？混沌神那奇怪的口袋形貌，是否隱喻母體（或者採用更加佛洛伊德式的說法，隱喻子宮？）——在沒有更多考古發現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可能很難得到準確答案，我的自由發散，不過是為理解“混沌神精通歌舞”聊備一說而已，讀者諸君一笑。

以上關於混沌神的記載見於《山海經》。而在託名漢代東方朔所編的《神異經》裡，則記載了有關混沌獸的形貌事跡。混沌究竟是神還是獸，看起來似乎是兩個不同的神話架構思路。

混沌獸的形貌和性格，帶著原始思維的天真稚拙，同時也是先民對自然力的直觀感受。當時的蠻荒世界對於他們，就是一個情緒化、不講理、忽冷忽熱、忽善忽惡、神秘難解的存在。所以擴而大之，混沌獸是一個具象化的宇



帝江（明代胡文煥編《山海經圖》）



帝江（清代汪紱釋《山海經存》）



帝江（《山海經繪圖廣注》，清代成或因繪）

宙，象徵著宇宙的蒙昧狀態。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混沌是象徵宇宙的蒙昧狀態，為甚麼混沌之外還有他物或者他人？

愚見：混沌獸可能是一個被繼承下來的形象，它可能產生於非常古老的原始大腦中。在那些大腦裡，關於“元宇宙”和“前宇宙”的問題，的確沒有想透徹，沒有解決好，就像今天的人很難想像“奇點”之前的宇宙一樣。於是我們看到在很多神話故事中，創世之前不是甚麼都沒有，而是有點基礎材料的。比如冰島的混沌世界中就有一頭奶牛；中國布朗族的開闢神話裡有一隻巨犀，哈薩克族的虛空裡有頭大青牛，而雲南楚雄彝族的空荒中有隻大老虎。這些可供創世的“元獸”一度與神同在，卻又被神所殺，屍體被分解，化育成日月星辰、山脈江河、花草樹木。

所以很有可能，本故事中的混沌獸就是一隻孤獨的史前巨獸，一頭中原的“元獸”，它曾經與某位名號或許已經佚失的創世大神同在，是祂的創世基材。但隨著神話的演化和整合，後世最終選擇了創世神自身化生萬物的說法（如盤古垂死化身），而將元獸的功能擱到一旁。接下來，在一代代的口耳相傳中，混沌獸的形貌事跡進一步發生改變，到了被文字記錄下來的時間點，它的故事已經與當時的環境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它所產生的思想基礎卻消失了。於是我們看到，它變成了一隻莫名其妙的山居動物，保留了一些原始秉性，卻丟掉了造就這些秉性的原始環境因素。

“混沌”二字的寫法並不很固定，“混沌”“渾沌”“渾敦”都是一回事，是同一概念的異體字。後世又將盤古指稱為渾敦氏，這等於將渾敦神（獸）的開闢特質固定了下來。

此外，與“混沌”意思差不多的，還有“鴻蒙”，兩者都是疊韻聯綿詞。比如後來大禹治水的時候，就在桐柏山附近教訓了一個不配合的“鴻蒙氏”。歷史化地看，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夏禹氏族對鴻蒙氏族的征服；神話地看，我們未嘗不可將“鴻蒙氏”視為一種比喻，一種象徵，說明當地的自然環境自古以來從未有人涉足，尚處於混沌狀態。大禹砍山導水，等於打破了當地的“鴻蒙”。——你看，開天闢地這回事，到了那麼晚近再做，也還是可能的。

倏忽二神開了竅

這個故事是莊子老先生留給咱們的。學界一般認為，這並非莊老師的創意寫作，而有古老的神話做依憑。可惜莊老師寫這個只是為了講道理，挑著神話的皮和筋就把道理講完了，神話的瓢卻留得不多。“無為”思想真是害死人啊。

故事

古早古早以前，世界由幾個不同方位的天帝統治著。其中，統治南海的天帝叫作倏，倏就是非常快的意思；統治北海的天帝叫作忽，忽就是突然、很快的意思；統治中央的天帝叫作混沌，混沌，就是模糊不分的意思。

中央天帝為甚麼叫混沌呢？因為祂的面目是一團模糊，沒有五官七竅之分，也就是說，混沌沒有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

南海天帝倏和北海天帝忽經常相會，祂們一個從南來，一個從北來，相會的地點，自然就在中途，也就是中央天帝混沌的地界。

中央天帝混沌非常友善，不僅慷慨地讓祂們在自己的地盤上相會，而且還盡地主之誼款待祂們，令倏和忽非常感動。

南海天帝倏和北海天帝忽商量：“我們為混沌做點甚麼，來報答祂待我們的深情厚誼吧。”兩位天帝想來想去，中央天地混沌甚麼都不缺，只缺七竅，所以祂不能像一般人那樣看、聽、吃飯和呼吸。兩位天帝說：“讓我們來試著為混沌鑿出這七竅吧。”

南海天帝倏和北海天帝忽立刻就動手了，倏忽嘛，可以想見，祂們的行動能力是非常強大、非常迅猛的。祂們每天替混沌鑿出一竅來，到第七天，七竅都鑿出來了。



倏忽二神為混沌開竅 七小繪

原文出處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從一團模糊中得到了五官七竅的中央天帝混沌，就在七竅俱備的時刻死去了。

辨書君曰

《莊子》大約成書於戰國時代，裡面保留了不少神話。從這個“鑿七竅”故事中，我們可以印證前文提及的“中央天帝為混沌”的說法，我們還了解了非中央天帝的一種命名方式（南海、北海，而不是南方、北方），並且了解到了牠們的具體名稱（倏、忽）。

本故事中的非中央天帝稱謂，應該不是莊子杜撰的，而是古老的遺存。參考《五藏山經》傳遞出來的先民地理觀，可知他們認為這個世界的平面結構大致為：中間（我世界）是土地、是大陸，而東南西北四面都有海。這一認知應該說有著相當準確的地理支撐：東方的殷人居山東半島，知道有東海、北海（渤海）；南方的楚人居長江流域，由大澤也可想像南海；西方的戎羌來自高山高原，見過炎火流沙，文獻中多次出現的西海，可能是指大湖（海子）。所以，除中央天帝的其他天帝都來自“海”外，“南海天帝”“北海天帝”這種稱謂是非常地道的上古說法。

至於怪名字“倏”與“忽”，其實一點也不怪。將它們與地理概念組成“南海之帝倏”以及“北海之帝忽”，我們就發現了其中的秘密：牠們是時空同體的神！或者說，這兩個神的命名，既包含時間性，又包含空間性。南北海表明空間，倏忽表明時間。空間與時間同時誕生、同步擴散，這是宇宙發生論的哲思。^[1]將時間配入空間，以南方優於北方，倏先於忽，這是地處北半球溫帶 / 亞熱帶先民的實用選擇。

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施特勞斯說，古人把他們想傳遞到未來的信息編織到各種神話中，就像譜寫了一個複雜的交響樂譜。現在我們識完了莊老師這則神話的譜，也就大致能發現它傳達了哪些關於宇宙生成的重要信息了：

第一，有時候，保持一個事物的原始自然狀態就很好，即便它看上去沒那麼理想。所以，莊老師大概認為元宇宙狀態是一個美妙的狀態；

第二，時間的力量非常強大，它甚至能夠改變空間；

第三，宇宙的鴻蒙狀態（混沌），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倏忽）被打破的。——這跟今天物理學界的“宇宙大爆炸”理論實在太接近了。大概，這才是莊老師最想傳遞給後世的驚天大秘密吧，莊老師一定是咱們中華上帝的“選民”。

可惜，後來吾國搞占星望氣宇宙學的那幫傢伙不好好順著科學的階梯往上爬，反而紛紛鑽入玄學的框框裡去，弄甚麼“虛靜渾化”的“玄冥工夫”，所以，發現宇宙大爆炸證據的諾貝爾獎就落到美國人彭齊亞斯和威爾遜手裡了。

[1] 葉舒憲在《人日之謎：中國上古創世神話發掘》中提到，這個神話屬於“以七天為結構順序的創世神話轉換群”，宇宙發生論是一切哲學思考的基點。其文收錄於《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4 年版）。

盤古與雞蛋宇宙

今天，每提到漢語傳承下來的創世神話，總是從盤古說起。有了前面的鋪墊，讀者諸君可以看出，盤古開闢故事是基於“渾天說”的宇宙觀，是比較後起的。但是它相當乾脆利落而自圓其說地解決了一個問題：宇宙在最初是甚麼樣子的。在這個體系中，可再也沒有大奶牛大犀牛大青牛之類的“元獸”來攪擾視線了。

故事

最初，整個世界是一團不大的混沌，大致像雞蛋那樣，是接近橢球狀的。時間開始了。

不知經過了多長時間，從這團混沌中孕育出了一個神，叫作盤古。

盤古在混沌中生長。混沌中的精華逐漸凝聚在他身上，他的使命也隨之形成。

經過一萬八千年，盤古在混沌中成熟了，再也不耐煩被禁錮在這團狹小的空間中。他開始執行第一項使命：劈開混沌。

混沌中無所依恃，除了他自己，一切都是無形的。盤古便拔下一顆牙齒變作了一柄利斧。盤古用力揮出巨斧，混沌就這麼一下子被劈成了兩半。

混沌中那些清澈的、輕靈的、陽剛的物質往上升，變成了天；那些混濁的、沉厚的、陰柔的物質往下沉，變成了地。身居其間的盤古每日與天地之中的精華交流、碰撞，自身也在急劇發生著各種變化，越來越強大。

剛剛分離的天和地很不穩定，看起來隨時有重新合為混沌的危險。於是盤古開始執行自己的第二項使命：撐開天地。

他站在天地之間，雙腳踏著大地、雙手托住天空，做起了天地間的支

撐。天每天向上升高一丈，地每天向下增厚一丈，盤古的身體也每天長高一丈。就這樣一日不停歇地過了一萬八千年，天變得極高，地變得極厚，盤古的身體變得極長。天地間的距離，達到了九萬里，再也不會合攏了。

創世大神盤古活著完成了自己開天闢地的使命，雖然勞累，但非常欣慰。於是，他放下雙手，倒在地上死去了。

神的死去不是徹底的消亡，而是從物質到精神的轉化。所以，盤古其實是要通過死亡來完成他的第三項使命：垂死化身，創造萬物。

說來真是奇妙，倒在地上的盤古的身體，立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呼吸變成了風雲，聲音變成了雷霆，目光變成了閃電；他的左眼化為太陽，右眼化為月亮；他的頭和四肢化為了巍峨的山嶽，血液變成了江河；他的筋脈變成了道路和各種地貌，肌肉變成了田土；他的頭髮和鬍鬚非常多，全部化作了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膚和汗毛變成了地上的草木；他的牙齒和骨頭化為金屬和玉石；他的精髓化為珠寶；他的汗水化為了雨水和湖澤……甚至，盤古的精氣神還留在世間，化為了不同的天氣：當他高興的時候，天空就會晴朗無雲，當他發怒的時候，天空就會陰雲密佈。

更神奇的是，就連盤古身上的那些蟲子跳蚤蟎蟲之類的小蟲子，被風一吹也變化了。它們變成了——嗯——人類。你沒有看錯，就是你我所屬的物種。

就這樣，整個宇宙的混沌物質，經過盤古身體的重新組合與分解，變成了一個壯闊、浩渺而美麗的世界。盤古是不朽的。

辨書君曰

這是我們目前能找到的最早關於盤古與混沌關係的記錄。更早的《山海經》等文本裡，並沒有出現過盤古的名字。

學界一般認為，盤古這個大神是三國時期的徐整根據遠古傳說和當時流行的“雞蛋宇宙觀”（喜歡這個富含人間煙火氣的詞兒麼？張衡《渾儀注》有“渾天如雞子”之說），再模仿當時在南方諸民族（“吳楚”等區域）中地位顯赫的“盤瓠”神的名字而“定”下來的。換言之，中原的創世神的確有過，但他的姓名和事跡到三國時可能已經散佚不全了，那麼徐整為了彌補



盤古化身
七小繪

《太平御覽》卷二引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繹史》卷一引《五運曆年紀》：「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佈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里，肌肉為田土，髮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氓。」

《述異記》卷上：「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嶽，腹為中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嶽，足為西嶽。先儒說：盤古氏泣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古說：盤古氏喜為晴，怒為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互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述異記》：「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

這個缺失，就勉一己之力再“造”了一個創世大神：賦予名號，細化事跡。尤其是其中對盤古事跡的條理化，應該是基於當時散存在民間的神話片段的。

總而言之，徐整先生這種保全文化信息的努力真是可歌可泣。

盤古的形貌，除了人形，也有“蛇身”之說（《五運歷年紀》：“盤古之君，龍首蛇身”），感覺像是與燭龍神話的混融，或者與當時盛行的羲媧神話（伏羲女媧神話，下同）的混融。“龍首”肯定是比較晚近的，“蛇身”卻頗可玩味。如果盤古的形貌是一條蛇，那麼整個“宇宙卵”其實成了蛇卵，與“元獸”一樣，是“原始肉體”。至於無手無腳的蛇形神如何開天闢地，則是需要另外考慮的問題——反正，肯定沒有斧子啊、原始冶金術啊甚麼事兒了。而且，這還會讓我們聯想到印度的蛇宇宙觀（一條巨蛇包裹了一切），讓思維往中



盤古抱伏羲女媧像（漢畫像石，
山東沂南北寨）山東沂南北寨）

華文明外來說那邊偏一偏。

有學人認為，在盤古之前，燭龍是最接近創世者的神（袁珂等），其形貌（人首龍身或蛇身）也顯得荒遠神秘，只是其創世神的地位不為後世所傳罷了。愚見，燭龍的確是個神秘的大神，但相比創世神，也許祂更符合冥神的氣質。

比盤古更早的中原創世神，也有可能曾經是女神，畢竟人類有可能是從母系社會過來的。考之全球，可見世界各地遺存著大量關於創世大母神的信仰；而考之中國疆域之內，至今一些少數民族還保留著女神創世的故事（參見後文“創世勞模密洛陀”章節）。其實，至今國人耳熟能詳的女媧，就是一個具有創世氣質的大母神。很可能在她更早的“切片形象”裡，就包括創世女神這麼一張。可惜“照片”遺失了，我們看不到了。

現在來聊聊盤古所由誕生的“元宇宙”吧。很顯然，那是“渾天說”的宇宙，而不是更早的“蓋天說”的宇宙。

“混沌如雞子”是個甚麼狀態，歷來含混。愚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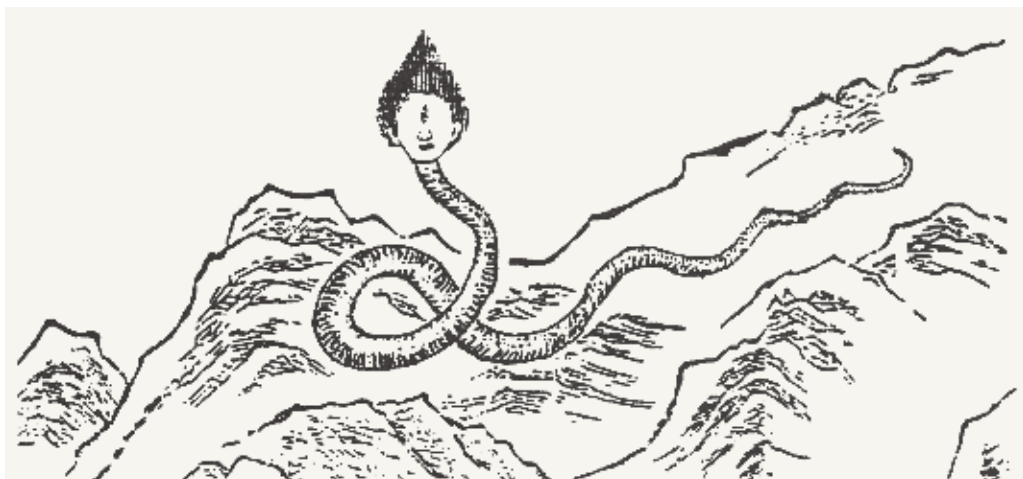
第一，這個雞子肯定不是熟的，它既然混沌，就不會具備蛋黃—蛋清—蛋膜—蛋殼等固態分層結構；

第二，這個雞子肯定也不是生的，因為生雞蛋雖然是半凝固和流質狀態，看起來有混融的餘地，但它同樣具有結構；

第三，在盤古之前，雞蛋宇宙是無核的，盤古生其中，就成了宇宙蛋的核（類似於星際物質在引力漩渦的作用下凝聚為星球）；

第四，“如雞子”這個表述，有可能是在說體積——“元宇宙”的體積很小，像雞蛋那麼小，算是宇宙“奇點”的形象化表述吧；

第五，“如雞子”這個表述，也有可能是在說形狀——



盤古之前的“疑似”創世神——燭龍（《山海經》明代蔣應鑄繪圖本）

“元宇宙”的形狀是近似橢球體的。這倒是與星系演化史不謀而合。今天的天文學家告訴我們，所有的星系演進到最後都會變成橢圓形，而按照“毀滅—重生—毀滅”的循環理論，最後就等於最初。天曉得先民們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呢。

不管怎麼說，總之，只有當混沌被劈開後，清揚濁沉，宇宙才具有了完整的結構，才終於可以被視為一個真正的超級大雞蛋了。

關於盤古是如何實施開闢行為的，古文原文並沒有提供細節。劈開混沌需要工具，而且要用到最具力度的砍削器（“斧子”或“鑿子”），這顯然來自先民開山墾荒的生產實踐，並且要到原始冶金術發明之後，這一細節才可能被添加進故事中。至於利斧的來歷，就算《開闢演義》這種無釐頭的古典洪荒小說也沒有涉及，但在民間口傳的活文本中倒有交代，那就是——牙變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



明代胡文煥編《山海經圖》中的燭陰（燭龍）像

氏 古 盤



明代《三才圖會》中的盤古像

常合情合理的解釋。有些文本說“不知從哪裡抓來一把斧子”，是不對的。混沌裡的精華既然都給了盤古，就沒必要囉裡囉唆遺留下一把具有開闢神力的巨斧了。簡潔的才是有力的。根據大神的“化身”原則，拔牙變斧是最可靠的途徑。

盤古開闢時拔的是哪顆牙呢？我以為應該是虎牙。因為虎牙最具攻擊力，符合開闢神斧的特性。當然如果一定要說是門牙，因為門牙切斷功能最強，也不是不可以。

順便說一句，在各民族的口承神話中，另有創世神“手撕”天地的例子。

關於“盤古身蟲化為人”，通俗點說，就是“人類是由盤古身上的蟲子跳蚤蠕蟲微粒細菌之類的小可愛被風一吹變成的”這個說法，簡直就是孫猴子一抖身上蟲子變出千萬個小悟空的太古版，想必讀者諸君都感到甚是酸爽，激突冷凝的雞皮疙瘩抖落了一地吧。其實呢，除了這些微生物和大家耳熟能詳的泥巴，造人的候選素材還很多，種種草木、禽獸、礦物，都曾經拿到大神們的實驗室裡做原料。

再順便說一句，其實盤古也未必總是“一個神在戰鬥”。在某些異文裡，盤古有妻子，或者有兄弟（盤生），他們一起創造了世界。在這類故事中，盤古夫妻或者兄弟的形象比較“文明”（相對於蠻荒時期的原始粗糙），其神聖指數，勉強能給雞蛋裡的原始大神提提鞋吧。



元代蒙學讀物《金鑒故事》中手持斧鑿開天闢地的盤古形象



這個故事有著比較明顯的原始道家思維特點。以陰陽二氣為神，以二神相交而造世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玄幻版視覺化呈現。

故事

最初，沒有天也沒有地，宇宙間只有一片混沌，昏暗幽深、無邊無際，沒有任何形狀。

在這一片混沌之中，有兩個神同時誕生了，祂們就是陰神和陽神，祂們誕生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營造出天和地來。由於祂們的本性是相對的，所以順著這兩個相反的方向，祂們造出了深遠得不知盡頭的天空，以及廣闊得不知邊界的大地。祂們以天為陽，以地為陰，在這個基礎上，又分出了四方和八極，每個方位也各有自己的陰陽屬性。

在柔和的陰氣和剛強的陽氣的相互作用下，世間萬物也逐漸誕生了。從那些繁雜的氣息中產生出了鳥獸蟲魚等動物，而從那些精純的氣息中，則產生出了人類。

辨書君曰

這個故事，見於西漢劉安主持編輯的《淮南子·精神訓》以及《楚帛書甲篇》。故事講的是陰陽交合而創世的過程。根據其主旨，這一創世工程完成之後的宇宙常態，可能就比較接近“宣夜說”的描述了：氣，無邊無際、無所不在的氣；宇宙萬物在氣中生存與運動。

陰神與陽神是誰，原文並沒有提及。陰陽交合生世界的思想在當時的民間是有的，但未必形成了流傳有序的神話，所以淮南王團隊編撰此文時，也